



年流锁
天穹一弓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锁流年:天字一号/苏素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9.12

ISBN 978 - 7 - 5104 - 0672 - 0

I . 锁... II . 苏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9867 号

锁流年:天字一号

作者 / 苏素

责任编辑 / 吕晖 董晓琼

策划编辑 / 秦瑶

封面设计 / 灵犀点点

出版发行 / 新世界出版社

地址 /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 /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 /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 / 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印刷 /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本 / 970×650 1/16

印张 / 16

字数 / 230 千

版次 /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 - 7 - 5104 - 0672 - 0

定价 / 26.80 元



OPENING 牛讃 • 001

PART01 酷我制怒榜 • 004

PART02 暴米倾城名照十四后 • 011

PART03 醉舞迦南石船十一 • 018

PART04 颠蹶名夜魔 • 024

PART05 猫王咪名倾人口 • 031

PART06 师长柳一娘趣 • 039

PART07 猪日卡斯名往事 • 045

PART08 魔界派的师太们 • 051

PART09 风腰俗米 • 060

PART10 火热 • 069

PART11 魔刑口打米望 • 074

PART12 魔薪换牛名壮柳 • 082

PART13 狐鼠舞狂 • 091

PART14 猫王咪名素柳 • 098

PART15 斗唇名歌女 • 104



PART16	恋愛物語	• 113
PART17	恋愛物語 <人(1)	• 123
PART18	恋愛物語 <人(2)	• 129
PART19	恋愛物語 <人(3)	• 138
PART20	恋愛物語	• 147
PART21	恋愛物語	• 154
PART22	恋愛物語	• 162
PART23	恋愛物語 月刊恋愛(上)	• 171
PART24	恋愛物語 月刊恋愛(下)	• 179
PART25	恋愛物語	• 187
PART26	恋愛物語	• 195
PART27	恋愛	• 204
PART28	恋愛物語 , 恋愛物語 , 恋愛物語.....	• 211
PART29	恋愛物語	• 220
PART30	恋愛物語	• 231
PART31	恋愛	• 239
附录	恋愛	• 246

OPENING

开篇



我醒来的时候，估计是在客栈的天字一号房里，红绸如云，摇曳生姿地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，碧玺般翠绿的窗格，如今已经破损不堪，所有的凳椅都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，沾着零星的血。

一滩黑红的血渍，从绣床上一直蔓延至门口，又拐了一个弯顺着原地拖了回来，一直止于我的脚下。

我抚额，头像有万根针刺般疼得不能自己。我从床帘后撑起大半个身来，怔忪。

是了，我忘记了自己是哪一个，又为什么会躺在这一室的华贵中，一切都若混沌初开，混乱迷茫。

一阵大风吹过红绸，蹁跹艳丽，映衬着夜的深幽，一切都显得静好安谧。

“踢开门，仔细地搜！”

红木的厚门咯吱一下，被巍颤颤地撞了开来，长长的床帘拖过地板，我撑着手，瞪着眼，呆在床帘后看那一批冲进来的捕快。

为首的那个，一脸正气，剑眉星目，只不过配了张薄薄的唇。

薄唇之人多为薄幸，我微微一哂，突然好笑起来，我不知道是谁跟我

说了这些打趣的话，在此时不合时宜地都冒了出来。

“百里神捕，这次的死者并未在床铺上！并不见死者尸体，真是诡异，难道凶徒换了杀人手法？”

一大票人都皱起了眉头，为首的那个似乎有些急躁，甚至偏过脸去看那绿色的窗格，窗格被冷风吹得咯吱咯吱作响，窗外黝黑一片。

我躺在地上，浑身冰凉，手足酸涩得狠，喉咙口顿顿的痛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，可是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就这么躺在地上了。

我抖着手，抓着床头的栏杆，一点一点地爬了起来。

“嘶……”我企图用沙哑的喉咙去呼唤为首的那位，直觉告诉我，他并不是什么歹人。

“嘶嘶……”

屋子里的人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情，为首的一位百里捕快，一点点地转过头来，向我看。

而后，便是满屋子的嚎叫声，除了那位百里捕快，所有的人都惊叫着跳出了屋子。

我颤着步子朝他一步一步地移过去，每走一步，身后都会拖出一条细长的血渍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不怕？”我有气无力地问他，话里带着嘶嘶的尾音。

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那群捕快跑得飞快，但是我敏感地感觉到，这一切都和我目前的造型有着极大的关系。

那位百里捕快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墨黑的眸子眨也不眨地紧紧盯着我。

他应该是一位淡定的大侠。

我拖着腿，咧着嘴朝他和善地一笑，伸出手去：“请托我一把，我好辛苦……”

他肩膀微微一抖，终于有了反应，依然冷着一张脸，动作却疾如闪

电，撩袍，踹腿，一气呵成。

我就像一条死鱼一样，嗖的一下，弯着腰朝着左边那道唯一雪白的墙壁上摔了过去。

合眼前，我终于听见了他的声音，低沉磁性，带着颤抖：“真是霉运，幸好只是跑不动，不幸中的大幸，踢腿还是踢得起来的……”

嘆嗤，我终究是个脑部受伤的病人，所有的事情只揣摩出了一半，他原不是淡定，只是惊得失去了跑动的腿力。

失策，失策……

“夜悦来，你到底身在何处？”闭眼的前一刻，我听见他很纠结地自言自语，似乎在四处寻找些什么，语气里还带着一丝焦急。

“但愿不要来迟一步，累你遭了毒手！”他有些急躁，似乎寻遍一圈以后，又重新蹲了下来。

我感觉他似乎在仔细地看我，轻轻地撩开我的发，然后摁住我的大手突然一惊，惊慌无比地将我抱进怀里，抬起指头来，朝着我耳边一拂，我便彻底进入了黑甜的梦乡。

PART 01

客栈老板娘



我醒来的时候，床榻前站着一堆人，黑压压的，堵得我心慌，有擦泪抹鼻涕的，有哀哀痛哭的，还有一根木桩，面无表情地看我。

“夜掌柜的，我是第一神捕，百里无双！”他见我醒来，飞快地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，闪了一下，又飞快地缩了回去。

表情依然是淡定无波，眸子却是紧紧地凝视着我。

那块金光闪闪的令牌，我只是瞄到了一丝金光，至于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完全没有机会看到。

我抿着嘴，瞪眼看他。

“不知这一次，你还是不是坚持一意孤行，拒绝神捕司的协助，要知道，这已经是悦来客栈这半年来第四起血案了！”

我依然抿着嘴，看他皱着眉头着急的样子，突然就觉得很可乐，虽然没有什么印象，但是潜意识里感觉我以前就是以逗怒他为乐的。

“夜掌柜，即便是不愿意让我们的人住进来，也请告知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？”

我看他越来越急的样子，心里欢畅，仰起头来，笑嘻嘻地看他，答非所问道：“请问我是哪一个？”

那声音真如破铜烂铁，完全不能听。
床前的所有人，都怔怔地愣住，就连那位骨子里倨傲的百里捕快也傻傻地完全不知所措。

“夜掌柜，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！”

我撇撇嘴巴，嘴角处抽痛一片，转过脸去看床头的其他人，那些人里有高有矮有胖有瘦，形态迥然，唯一相同的就是每个人的手里都拎着包裹，似乎要远行的样子。

“夜掌柜，你是不是该把月银结一结！”

哎？我坐起身来，很是诧异：“难道是这间客栈的生意一落千丈？”

从人群中走出一老者，垂着老泪，白胡抖颤着：“掌柜的啊……”这一声掌柜啊，叫得正可谓跌宕起伏，缠绵悱恻，差点将我从床上给震下来。

“唉唉唉唉，我在！”我试着举起被包成猪蹄的手，安抚这位老人家。

“你不知道哇……”他又给颤抖上了。

我耐住心听他往下说。

这个老人家，说什么都要带点修饰语，简简单单的一段话，给他说了两个时辰，无非是些担忧血案会影响自身性命，客栈已无一人投宿类的话题，唠唠叨叨的，我拖着满身的伤，等到听完他一大段复述，人早就晕了过去。

这一昏便又是一个白昼，等到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客栈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。

寂寥，空静，屋子里竟然寒酸到连蜡烛都没有多点上一盏。不知道谁给挂了面铜镜在床头，幽深幽深地折射着惨淡的月光，从床铺前凝神看过去，没有被折射到的地方，就像巨大的口，将所有的光都给吞没了。

我卷起被角将头缩进去，浑身直抖。

“夜掌柜其实不必如此担忧！”寂静的屋里，突然多出了陌生的声音，吓得我扯开被子神经质地大叫：“什么人！有种的给我出来，躲在暗处吓

人算什么英雄！”

黑暗中微微一叹。

而后，床头另一头的阴影里，缓缓站起一人影，四肢修长，隐隐约约显出一股清冷华贵之气，缓缓向我的床头踱来。

我哆嗦着手，扯着被头，从枕头底下抽出以前贴身带的铜疙瘩，照着黑影就甩了过去。

来人估计没有想到我会反抗，被砸得一个踉跄，摸着头，撞在了床栏边，先前保持得完好的优雅清冷，完全荡然无存。

“夜掌柜，你……袭击公务人员！”他叫起来，结结巴巴的，这下我倒是听出来是谁了。

“百里捕头，好像是你半夜三更擅闯民宅在先吧！”我欲哭无泪了，什么叫恶人先告状，我算是明了了。

他单手擎着一把青铜长剑，另一只手背于身后，于黑暗中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。惨淡的月光下，青衣玉佩，冷峻得像尊神祇，甚是清冷逼人：“夜掌柜，现下悦来客栈一位伙计都没有，你单身住在客栈里，若是那名杀手返还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话语未落，他稍稍地皱了皱眉，不屑：“若是无事，你以为本小捕愿意蹲在这犄角旮旯里熬夜？”

我抚着突突跳的太阳穴，无奈地问：“百里神捕，请问若是那血案的杀手一日不来，你便要日日守在我的床头吗？”我探身看看床下，开始思索是否在床头给他搞个狗铺之类，我看百里小捕快脖梗挺拔，肤色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，那脖颈上拴个黄铜小铃估计也是趣致。

大概是我的神色过于猥琐，百里小捕冷哼了一声，手指又紧了紧那枚青铜长剑。随即，他皱着眉头，歪头思索，如墨的青丝从肩头一缕一缕地滑落下来，许久后，他擎着青铜长剑缓缓地弯下了腰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我：“夜掌柜，若是我走了，这个客栈可是只有你一个人的！”

一个人的客栈，鬼影重重，这么一联想，我真的怯了，索性放高姿态：“话说回来，我们开客栈的倒似不嫌弃客人！”

看来我有商人的本质，就算是两方权益，我也会争取到最大。

百里小捕脸皮跳了跳，闭起眼来，容忍，许久后，睁开眼，眸子清冷冰凉：“好，我便租下这客栈的天字一号，常驻于此！”

我差点从床上惊喜地掉下来，掀起被子就要招呼他：“哎，客官，我给你烧水铺床去……”

百里小捕终于按捺不住焦躁，一巴掌将我摁回了床，一副要崩溃了的样子：“夜掌柜，你四肢断了三支肢，烦请好好地养伤！”

“……”百里小捕，你其实可以更恶毒一点。

我挪着伤腿，靠在被子里气得直抖，先前有一条腿其实没有断裂干净，岂料百里小捕那神来一脚，将我一双腿都给踢断裂开来。

如此说来，他比那血案的连环凶手还要恶毒。

百里小捕转头看看我，估计是我脸上青绿的神色取悦了他，他挑挑眉头，更加恶毒地刺激我：“对了，夜掌柜，你也知晓我们神捕司其实是清水衙门！”这话明显地让我觉得不是味，我梗着脖子示意他往下说。

他淡淡地一哂，道：“那天字一号打尖的银两，估计得天长夜久的给赊着了……”

嘆……我这个重伤的人，终于经受不了打击，一口滚热的心血给尽悉喷了出来。

百里小捕见状大惊，急忙撩袍冲过来替我轻轻地拍背，一边拍一边放柔声音安抚我：“唉，夜掌柜，你这又是何苦？”

似乎他的掌上带了些许功力，我顿时感觉有一股暖流顺着他的掌心沁入我的心脾，整个身体有说不出的舒服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

我瞪起眼来，声嘶力竭道：“百里小捕，我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唯独银两不可赊，这是我夜悦来的一贯原则！”

百里小捕收起手来，眼神烁烁，却欢畅异常，“哎，夜掌柜，你想起自己的名字了？可还记的其他事？”

我悒悒地看他，伸手将被头一把盖住脸，怒：“对不住，百里神捕，我现在想到的只有我往日的一本烂账！”

我说的是实话，想来我之前是个爱财如命的主，什么时候，能够想到的都是丰收银两，那一叠烂账估计是之前就有的，居然在百里小捕的刺激下，奇迹般地给我忆了起来。

我终于知道，我还有一笔烂账可以收回。

“百里小捕，秦总捕头上一次执行任务，十三名捕快，都在我这里打了尖，账都还赊着呢！”我丢冷脸给百里神捕。

他丝毫不觉得羞愧，理直气壮地回答我：“夜掌柜，所以我神捕司一行上下共十四人，皆愿意做店小二还上这笔款子！”

“……”我转过脸去抓住床栏深呼吸，这年头，不要脸的人真多！

“对了，月银扣除赊的，能不能还结余一些？”百里捕头说这话的时候，特别严肃，撩开袍子，完全忘记了男女之防，一屁股坐在了床头，“兄弟们是要打牙祭的，夜掌柜！”

我深呼吸好几次，终于忍不住，将瓷枕照着他摔了出去，怒吼：“给我滚！”

他稍稍愣了愣，只是一瞬，便撩袍后跃。就像只翩翩飞起的青蝶，几个点地，顷刻间探手拈起快要落地的瓷枕，学着我的姿势，潇洒地一挥手照着我重新打了回来，那瓷枕本来就厚实，带着呼啸的风声，一下子砸在我的额角上，我晃了一晃，又将要陷入昏迷的状态。

闭眼的那一刹那，我听见百里小捕惊慌失措的声音：“哎哎哎，失手，原来夜掌柜真的一点功底都没有。”

我屏住呼吸，拼着命让自己不要昏死过去。

只听得百里小捕一边轻轻揉着我额角一边自言自语地好奇：“如此

说来，夜掌柜真乃奇女子，即便是半分功力也没有，也能将瓷枕挥得虎虎生风，佩服佩服！”

我抿着嘴，听他这话一出，立刻泄了气，头重重地磕在木头床角，死死地昏了过去。

等我再次悠悠醒转，已经是次日的晌午时分，我看见神捕司的小捕快们自发地穿上了跑堂的堂服，一水地站在床头，盯着我看。

见我醒转过来，不约而同地欣喜大叫：“百里捕头，掌柜的醒了！”

顷刻间，我看见一只翩飞的青蝶，从堂屋的另外一端悠哉地荡了过来，临到我窗前，这只青蝶居然原地悬空三百六十度，打了个旋才落了下来。

一落地就习惯性地撩袍，作揖：“夜掌柜，神捕司十三太保，皆已到位！”

“……”我瞄了一眼床头一水的官差大哥，每个人都做出一副正义凛然状，生怕旁人知道自己是在悦来客栈卧底做跑堂小二，不禁在心底流下两行热泪，这么个架势，还有何人敢上我悦来客栈。我摸摸额头，除了无言还是无言，看来秦总捕头是铁了心要将我的悦来客栈发展为第二个神捕司。

我张了张口，扶着额头，憔悴不堪：“各位差爷，请问悦来可否自行招一些打杂的伙计？”

我可不敢指使这些官差们给自己跑堂，百里小捕头虽然一副淡寡清廉的样子，可是我知道秦总捕头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

就每年的进贡都抵得上我悦来客栈百分之三十的收入了，秦总捕头做捕头可比流氓来得霸气多了。

百里小捕很宽容地看我，突然淡然一笑，拍拍手道：“若是掌柜一视同仁，月银同样，我倒不介意多两名兄弟进来跑腿！”

我气结，实在无言，百里小捕你明不明白，这里是客栈，而不是神捕

房。我欲哭无泪，痴痴幻想，或许以后悦来客栈开门做生意，倒是可以立两排捕头，客人打门口一人，便可以同衙门一样，低呼：招财……进宝……

估计是我的脸肿胀扭曲，看着狰狞得很，百里小捕沉吟了半晌，终于主动让了步。

“招伙计可以，不过我神捕司的十三太保一个不能少！”

我欲哭无泪，痴痴幻想，或许以后悦来客栈开门做生意，倒是可以立两排捕头，客人打门口一人，便可以同衙门一样，低呼：招财……进宝……

如此果然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客栈！同行里的战斗鸡……

想归想，面子上还是得做出一副欢喜的模样，我一甩手帕，坐在床上，对着一溜边的捕头，道谢：“哎，谢谢各位官爷放下身段，来悦来客栈跑腿！”

百里小捕淡淡瞄了我一眼，一副你赚到了的样子，闲闲道：“夜掌柜，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恐怕会更加兴奋。”

我绷着张脸，已经彻底麻木了。

“哎，就连我们的秦老门主都将会于下月入住悦来客栈！”那一溜边的捕快闻言都咧开了嘴巴，齐齐地一水儿鼓掌，声音大得让我头痛欲裂。

嘆……我还是不够镇定，最后一口心头血，彻底让我破了功，我说秦总捕头，你一把年纪了还来凑什么热闹啊。

这个时代已经是年轻热血的十三太保的天下了，好不好！

我捂着头，眼泪哗哗。

PART 02 悦来客栈的招工启示



招工启示贴得倒是挺快，我能下地的时候，悦来客栈的大堂里，已经是人头攒动了。

我插插面色无波的百里小捕，悄悄地问他：“现在用工这么稀缺么，就两个跑堂的伙计也会招来这么多人！”

况且悦来客栈前不久还又挂上了一起血案，要不要这么澎湃啊！

我一眼扫过去，看见一位满是肌肉跳动的大汉，禁不住脸上的神经抽了抽。难道我受了个伤，世道已经变了，现下已经开始流行这种粗犷型的莽汉了？

“夜掌柜，你用我吧，我一月只要你五钱银子，能扛能捶，双拳能敌四方！”我刚转了个身，就给一大汉给抓住了，一脸的油光，满脸的横肉，伸出一双蒲扇大掌，将我摇得就差支离破碎。

“掌柜，我一月只要你两钱银子，你用我吧，我能单掌发冰，单掌燃炉，全天然无污染，纯粹人工……”我昏头晕脑地给另外一大汉扯了过去。

看看他的掌，顿时觉得很玄妙，人工刨冰，人工火炉，我悦来客栈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啊，光是那煤炭钱，我都能省下了。

我眼泪哗哗地扯着他的手，激动得直噎。

“夜掌柜……”从门外扑进来一个风尘仆仆的书生，还没有站定，就晃荡着叫喊出声，所有人的声音一下子就静寂下来，大家都眨巴着小眼朝着他看。

我看他也就是斯文瘦弱的一个书生，长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双凤目挑而媚，唇红齿白的，典型的文人小白脸。

“掌柜的，我、我不要月银，倒贴打工！”他擦着汗，两眼璀璨生辉，瞄了一眼正蠢蠢欲动的各位，眼睛一眯，那一群莽汉齐齐地后退了一步，似乎很顾忌的样子。

我刹那间就心花怒放了，鼓着掌流泪，一边鼓一边很开心地转头看百里小捕：“百里兄，知道什么是境界么，这就是境界啊！”

那位文弱书生闻言，弯腰鞠躬，笑眯眯地看我：“掌柜，请问可有需要理顺的账务，小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！”

好有人文气质的男人啊……

我惭愧了，眼巴巴地问他：“兄台，你可是走错了地方，这里只是间客栈，出门右拐，再左弯，那里就是本市闻名的菊仙院……”

我看他仍然一副懵懂的样子，压低声音提醒他：“那里现在正在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小倌！”

他的脸刹那间就红了，眼眸一转，似乎就要发怒，我看他本来文质彬彬的样子，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型，谁知道眼睛一眯，居然比门口年画上的钟馗还要犀利几分。

“夜掌柜，士可杀不可辱！”他彻底怒了，警告地瞪了我一眼，似乎觉得不妥，又敛下了眼帘，浑身直哆嗦。

我只得上前进一步地安慰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，以资鼓励：“兄台，你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节很让人敬佩，你放心，悦来客栈以后就是你的家！”